

医者故事

打隧道 挖瘤子

▲ 周鹏飞

银发飘飘，须眉似雪，不怒而威，稳坐如山，类似电视剧《军师联盟》中的华佗，一直是我心中的名医形象。然而，第一次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连生教授，如果没有白大褂的衣着标识，他的朴实、甚至普通，实在无法让我将他与满怀绝技的名医联系起来。

但，武教授确有绝技——挖脂肪瘤！

在外科医生的眼中，挖脂肪瘤只是一门不足称道的雕虫小技，几乎每位外科医生都会操作。唯独武教授没这么想！就是在这门被大家都有所怠慢和忽略的雕虫小技上，他热情地探索、不懈地研究，竟然形成了一套独门绝技和器械，之后开宗立派，武教授成为了这个细分领域的顶尖专家。

十几年前，从未接触过“挖脂肪瘤”的武教授，在一个供职于外事部门、经常需要往返于国内外的朋友的手臂上，第一次看见了脂肪瘤给人体带来的满目疮痍。这种瘤子不痛不痒，却在皮肤下面参差隆起，视觉上的不适感和冲击力极强。这类皮肤下的异物，就是医学所称的脂肪瘤。

更令武教授难以释怀的是，朋友手臂上的脂肪瘤虽已做了手术切除，但术后留下的多处瘢痕仍让人倍感震惊。这样的手术有什么用呢？朋友并不能因此改善什么，大热天里还是穿着长袖衣服，袖口、领口系得密不透风，时时刻刻害怕在人前表露出来。武教授的内心开始翻江倒海起来——难

道就没有更好的手术方式来解决吗？

坐在火车上，看着悠长的隧道，火车于其中自由穿行，



武教授（左一）工作时的状态

隧道外林木葱郁、生机蓬勃。这似乎正和武教授脑海里寻找的手术有所连接——皮肤犹如大地，能不能开一个隧道，在皮下把瘤子取干净，而保留皮肤表面完好如初。“这样的手术效果才叫理想呢！”他禁不住说出声来。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不久，武教授真的遇到一位身上长满脂肪瘤的患者。毫不犹豫，他从外科手术室借来一套刮匙，尝试了他的想法，成功了！只是，刮匙的长度只有12厘米，对付手臂、大腿部的脂肪瘤确实够了，但对于胸腹部这类面积广阔的皮肤，就有所欠缺了。此外，刮匙的顶端尖锐如剑，在皮肤下穿插可能破坏大神经和主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还可能给病患造成二次伤害甚至生命危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脂肪瘤这么一个让外科医生们看不上的小领域，并没有现成的医疗器械可用，要想把这件事做好，器械必须专门制作！武教授给自己立下决心，努力攻克。

就这样，他脱下医生的白大褂，干起了钳工的活儿，测量出人体各部分的面积，测试出最佳的器械尺寸，将不锈钢匙那直如刀剑的尖头逐渐改造成弯曲圆滑的钝头，再增加副压吸入孔的口径，中等以下的瘤子几乎都能轻轻松松通过吸除的方法被割掉。

医学进步无止境！为了将手术时间压缩到最短、病患的苦痛程度降到最小，他反反复复修正切口，希望切口的大小达到可操作时的最低值。如今，这套叫做“多发性脂肪瘤吸除器”的工具已经完全定型，并修炼成了脂肪瘤世界里的倚天剑、屠龙刀。

“切口24厘米，即使是一个大胖子，也只需开一个小小的切口，吸除器探进去之后，一切大小瘤子都能轻松切除，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慨叹鞭长莫及了！”武教授脸上的笑容，温暖而幸福。



扫一扫 阅读全文

“小糖大夫”在美国专栏 ④

濒湖单元里的秘密

▲美国南加州大学 PCCM 专科 乔人立



我在美国做住院医师生时就职的医院位于密执安湖畔，隔着湖滨高速，我们医院15层的主楼迎面一汪湖水矗立。楼层愈高，景观愈加辽远宽阔。到了顶层，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尽收眼底，浩浩荡荡，横无涯际，大概连专设的观景台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做住院医，尤其是第一年见习期间，除了什么事情都需要自己动手或动脚之外，还得替上级医生跑腿，因此，我很快就对医院迷宫一般的天街地道了如指掌。可是，唯独15楼东由一道双层玻璃门隔出的一片单元病房区从未得去。

年底将近，内科主任让我推后病房轮转，随他做一个月选修，没想到因此有机会窥伺到濒湖单元里的秘密。

这天下午，主任传呼——他正在别处开会，一时赶不回来，让我代他给一位私人患者去看诊。我一面满口“Yes, of course!”地应承着，一面飞快地写下主任交代的情况简介。挂了电话，我才注意到，患者Violet是植物人，只有18岁，当天低烧，病房就是15楼东2号，正是双重玻璃门里面濒湖单元里的一间！

来到15楼东，我第一次迈过玻璃门的另一侧，心中忐忑不安，战战兢兢，举手敲门。一位中年黑人妇女开了门，大白眼睛盯着我，满脸戒意。这是Violet的母亲！我赶紧陪着笑脸，自我介绍，她却干脆地挥一下白色的手掌：

“我知道你是谁。他为什么派你来，他自己不能来？”

“他在外边开会。”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想到内科大主任在这儿只是个“他”。

“你懂吗？”听到这样不客气的当面质疑，我只能硬着头皮解释——我只是来做体检，检查结束后会马上向主任汇报。

她这才侧身让我进去。好一间濒湖单元！

从窗户望出去，蓝天白云之下，满眼都是翡翠色的湖水。灿烂的阳光和湖水的泛光让屋里豁亮非常。坐在病床边的胖胖的护理，看我进来，眼皮不抬一下，指指床，示意我开始。

检查很顺利，几分钟就结束了。我没敢造次开口，逃跑一般地离开了——万万没想到濒湖单元里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后来，主任向我讲述了Violet的故事：12岁时，她在医院接受了一次盲肠切除手术，手术期间一切顺利，却没能从全麻中醒来。其间，无数次的检查都没有找到任何异常。Violet母亲起诉了主治医生，但律师也找不出任何不良行医的证据，最后，医院出面接受了法院的庭外和解条件。从此，15楼的一个濒湖单元被划为Violet的单间。除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医院还雇了三名护理，1天24小时、1周7天轮班照顾Violet的医疗与生活事宜。因为没有医生愿意接收Violet，医院规定现任内科主任负责他的所有病例。

六年过去了，Violet的身体和正常人一样，发育、成长，但神志却没有一点恢复。

医学科学发展至今，许多的生命现象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如今，我早已离开那所医院，但是我依然记得在人群拥挤的大都市与密执安湖宽广的水面旁边有一座高高的医院主楼，在主楼顶层东侧有几间景色壮观开阔的濒湖单元，在那些濒湖单元中有一间住着一位姑娘，她生活在一个算不得天堂、却又大概不再属于人间的世界中。



扫一扫 阅读全文



光影医路

【护航】在一处斜坡路段，湖南省人民医院一站式临床支持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师黄桂花为使用轮椅患者检查安全带，并帮助其安全平稳下坡。

图/文 屈梅香